

日本外卖配送员们排队等着跳崖？

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，在各行各业表现不同。疫情，对某个行业来说，可能是死门，对另一个行业，则有可能是生机。而聚焦某一行业内，时刻都在变化着的疫情，也在左右着行业的发展趋势，不久前可能是利好，眼前，就变成了困境。

Uber，发端于美国的一款互联网服务。最初服务于出行市场，后来逐渐扩展出外卖功能。Uber在最初进入日本市场时，并不顺利。然而，4月，日本政府推出“紧急事态月”新政，要求民众通过“自肃”“居家办公”“缩短餐饮店营业时间”等方式抗疫，宅在家里点外卖的日本人多了起来。

外卖订单激增，市场对配送员的需求也急速增加，巨大的缺口之下，高薪召集临时外卖配送员的信息频频出现在留学生社交平台。不过，外卖配送员紧俏的情景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
“疫情刚开始扩散的前三个月，很多人转行做外卖配送工作。但是现在，僧多粥少，收入大幅下降。”在东京世田谷区三轩茶屋地区的一家麦当劳前，前来取餐的外卖配送员排起了队。一位从派遣公司辞职，受聘于Uber、专职做外卖配送的52岁男性有些消沉的感慨着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，在日本有超过7万人受疫情影响而失去工作。恰在此时，一部手机一辆车，对学历和资料没有过多要求，时间自由，就业灵活的外卖配送员成为逆势而起的热门工种。

据Uber旗下Uberat工会的执行主席土屋俊明介绍，疫情出现之前，在东京地区，大概有1万名外卖配送员，现在，至少暴涨了好几倍。

以东京的新宿和池袋为活动中心的一位摩托车外卖配送员抱怨，8月份时，外卖配送员的时薪是1500至2000日元，后来，就不断下降。现在，时薪已经低于1500日元了。而目前，东京的最低时薪是1013日元，如果算上汽油费等成本，配送员的工资恐怕就该低于东京的最低时薪了！

不到半年时间，东京的Uber外卖配送员就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待遇。究其原因，首先，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，不断有中小企业缩短营业时间、降低员工工资标准，甚至破产，导致大量劳动力涌入外卖配送市场。

其次，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复兴，推出“gotoeat”活动。民众可以凭借折扣券在餐馆消费，



外卖则不能享受这样优惠措施。在考虑经济效益的情况下，人们自然倾向于前往那些能够使用折扣的餐馆。

再次，新外卖配送平台层出不穷。他们往往通过减免运费等优惠措施吸引新会员的加入。当这些新的配送平台蚕食原本属于Uber的顾客后，Uber配送员分到的订单就减少，收入必然跟着下降。

据了解，外卖配送员每成功配送一个订单，能获得约500日元的报酬。如果从早工作到晚，大概能完成30个订单，按照一周工作6天计算的话，一个月就能拿到大约35万日元的收入。每周，还有两个晚上，要去公益机构做夜班工作。当然，这样的工作频率，是很辛苦的。“感觉背后像有鞭子抽打着似的。”一位在东京某私立大学研究生院取得化学硕士学位的华人如是说。他已经做了半年的外卖配送员工作。

他毕业时刚好遭遇了雷曼经济危机，侥幸在经济危机中过关斩将，谋得一份优渥的坐大企业办公室的工作，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，遭遇挫折。居家工作期间，因无法忍受随时报备随时都要对应工作的状态，而提出辞呈。

有经历过日本泡沫经济破碎期的人感慨说，当初，曾经有很多人转行跑出租，不久就因为从业人员骤增，导致恶性循环，司机的收入越来越低。从月入百万

日元，到月入20万日元，是这位男性的亲身经历。那么，未来的某一天，外卖配送员的待遇也要遭遇断崖似的降低吗？

曾经由Uberat和“外卖馆”两分天下的日本，现在又有“Foodpanda”“Wallet”等外卖配送平台加入。“外卖馆”2020年8月的营业额创下新高，却依然无法回避因人工费增加而亏损的事实。

事情到此结束吗？不，寒冬刚刚开始。日本一家调查公司提出警告，疫情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控制，经济尚未出现好转的趋势，未来，可能有更多失业人员加入外卖配送大军，外卖配送员的日子可能更难过。

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，在各行各业表现不同。疫情，对某个行业来说，可能是死门，对另一个行业，则有可能是生机。而聚焦某一行业内，时刻都在变化着的疫情，也在左右着行业的发展趋势，不久前可能是利好，眼前，就变成了困境。

Uber，发端于美国的一款互联网服务。最初服务于出行市场，后来逐渐扩展出外卖功能。Uber在最初进入日本市场时，并不顺利。然而，4月，日本政府推出“紧急事态月”新政，要求民众通过“自肃”“居家办公”“缩短餐饮店营业时间”等方式抗疫，宅在家里点外卖的日本人多

就该低于东京的最低时薪了！

不到半年时间，东京的Uber外卖配送员就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待遇。究其原因，首先，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，不断有中小企业缩短营业时间、降低员工工资标准，甚至破产，导致大量劳动力涌入外卖配送市场。

其次，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复兴，推出“gotoeat”活动。民众可以凭借折扣券在餐馆消费，外卖则不能享受这样优惠措施。在考虑经济效益的情况下，人们自然倾向于前往那些能够使用折扣的餐馆。

再次，新外卖配送平台层出不穷。他们往往通过减免运费等优惠措施吸引新会员的加入。当这些新的配送平台蚕食原本属于Uber的顾客后，Uber配送员分到的订单就减少，收入必然跟着下降。

据了解，外卖配送员每成功配送一个订单，能获得约500日元的报酬。如果从早工作到晚，大概能完成30个订单，按照一周工作6天计算的话，一个月就能拿到大约35万日元的收入。每周，还有两个晚上，要去公益机构做夜班工作。当然，这样的工作频率，是很辛苦的。“感觉背后像有鞭子抽打着似的。”一位在东京某私立大学研究生院取得化学硕士学位的华人如是说。他已经做了半年的外卖配送员工作。

他毕业时刚好遭遇了雷曼经济危机，侥幸在经济危机中过关斩将，谋得一份优渥的坐大企业办公室的工作，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，遭遇挫折。居家工作期间，因无法忍受随时报备随时都要对应工作的状态，而提出辞呈。

有经历过日本泡沫经济破碎期的人感慨说，当初，曾经有很多人转行跑出租，不久就因为从业人员骤增，导致恶性循环，司机的收入越来越低。从月入百万日元，到月入20万日元，是这位男性的亲身经历。那么，未来的某一天，外卖配送员的待遇也要遭遇断崖似的降低吗？

曾经由Uberat和“外卖馆”两分天下的日本，现在又有“Foodpanda”“Wallet”等外卖配送平台加入。“外卖馆”2020年8月的营业额创下新高，却依然无法回避因人工费增加而亏损的事实。

事情到此结束吗？不，寒冬刚刚开始。日本一家调查公司提出警告，疫情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控制，经济尚未出现好转的趋势，未来，可能有更多失业人员加入外卖配送大军，外卖配送员的日子可能更难过。

以东京的新宿和池袋为活动中心的一位摩托车外卖配送员抱怨，8月份时，外卖配送员的时薪是1500至2000日元，后来，就不断下降。现在，时薪已经低于1500日元了。而目前，东京的最低时薪是1013日元，如果算上汽油费等成本，配送员的工资恐怕



Yue (Jill) Zhou
NMLS#281400
Sr. Loan Officer
571-432-5811(C)
jzhou@marionmortgage.com



Jia Yu
NMLS # 2017104
loan officer
571-207-5811(C)
jia@marionmortgage.com



Mark Shankle
NMLS #1047216
loan officer
703-424-0750 (C)

美林贷款

Marion Mortgage LLC

诚实 敬业
经验 丰富
客户 至上

Tel: 703-830-6680(O) 703-830-6681(O) Fax: 703-830-6682
地址: 14637 Lee Highway, #103 Centreville, VA 20121
http://www.marionmortgage.com



Suma Kolli
Loan officer
NMLS #986394
703-955-0481 (C)
suma@marionmortgage.com



黄捷 博士
Jayie (Jenni) Rowe
NMLS#177851
President
571-934-8000(C)
jrowe@marionmortgage.com

MC-2854 NMLS ID #176854
MB 11096 www.nmlsconsumeraccess.org

Hard Money Loans, Fix Up, Condo Investment, Business to Business Only
民宅(包括FHA贷款)、商业、土地及建筑贷款